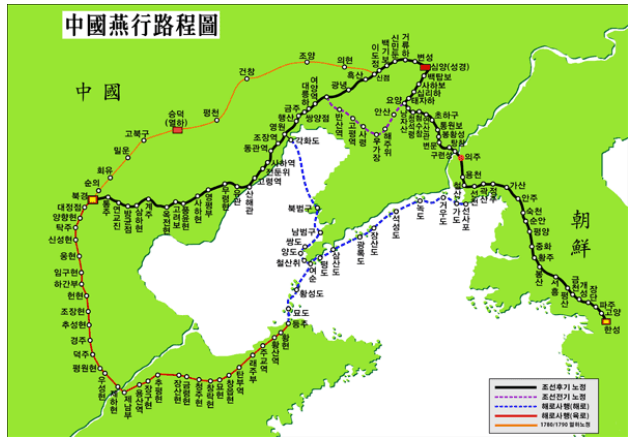


此路還纏未了緣——齊魯文化營後記

林佑毅 韓國高麗大學韓國語文學系博士生

2015年8月，我踏上神祕的國度北韓，於平壤揣想朝鮮燕行使初離漢陽，與諸友於練光亭（今大同江畔）上賦詩酬唱之景。繼而北抵朝清邊界上的關口—柵門（今丹東市鳳城市下轄），往日邊市上的熙攘依稀可聞。復北經瀋陽，南下山海關，西向北京，走訪玉河館舊址及一代文宗紀曉嵐的虎坊橋古宅，如見朝清文人同文異語，乃疾書筆談以遂海內神交心願。陸路貢道如此，朝鮮使臣於海路貢道沿途所見的山東齊魯大地，亦將是另一番波瀾萬丈的勝景。是以2016年8月，幸獲「第六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（後稱齊魯文化營）」良機，得一訪以孔孟之鄉、運河之都享譽華夏的山東，隨諸位師長的講演馳騁古今，並輔以現地考察，除開拓更宏觀全面的研究視野，亦補上我在朝鮮燕行路程踏查的一塊拼圖。



申春浩（韓中燕行路程踏查研究會會長）製

本屆齊魯文化營藉由三大重點加強學習深度與強度，一是學者演講，二是田野考察與文獻研讀，三是課後分組討論與綜合討論。學者演講部分，可以回溯歷史的方式連貫為一個脈絡。王德威教授首先以「文學現代性與山東」作為齊魯文化營的開營講題，引領我們窺看山東作家的地域性格，遂使我們對山東大地的文化底蘊生發好奇，亟欲一探山東的古往今來。



韓國 KBS 電台為拍攝連續劇《海神》而建造的仿唐朝山東新羅坊，位於今全羅南道莞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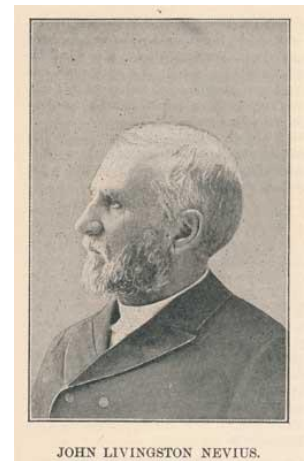
自新中國上溯至明清。劉家峰教授、趙衛東教授、李孝悌教授分別從基督教會學校、全真道、民間宗教，考察山東本地勃興的多元宗教。相較於明清時代山東地區的諸教爭鳴，唐代山東地區呈現的則是東亞貿易在山東登州港的蓬勃發展，大量新羅人口移居

此地，渤海名馬、新羅奴婢、渤海與新羅的熟銅，成為當時國際貿易特產。藉由陳尚勝教授對隋唐間

登州港的描繪，一幅商賈雲集的國際貿易港口登州港躍然眼前。講題由現代中國文學回溯明清宗教發展，復由唐代東亞貿易上推北朝佛教造像，最後邢義田教授與方輝教授從考古出發，再現商周至漢代山東地區的多元文化交融之景。方輝教授對魯東南地區進行全覆蓋式考古調查，呈現不見於傳世文獻中的小國規模演變，提醒我們關注核心政權以外的區域發展。

田野考察與文獻研讀可謂本研習營極大特色。此次安排前往泰山、曲阜、聊城、臨清、靈岩寺，分別考察泰山上的封禪祀儀與民間信仰碧霞元君祠、儒家聖地孔廟的沿革與改制、聊城臨清因運河盛衰的始末、地方商人集團於此建立的原鄉會館（如山陝會館）等。為充實田野考察的背景知識，行前須熟讀相關文獻，並於現場發揮「入村找廟，入廟找碑」的考證精神，使文獻與田野互為驗證，建構更為立體詳實的歷史原貌。在知識、訊息密度極高的演講與田野考察後，進行課後分組討論與綜合討論，有助於梳理當日所學，去蕪存菁，並在友好而激烈的討論與提問中，激發與淬鍊更細緻的構想。

儘管學者演講與田野考察多圍繞上古至近代的中國，然而總能在其中發現我所關注的「朝鮮」身影。黃進興教授「儒教的盛域：孔廟」一講，實為理解今日韓國、日本不稱儒家，而稱儒教的重要線索。劉家峰教授在「齊魯大學與近代山東社會變遷」一講中，提及一位早在狄考文之前進入山東半島傳教的美國傳教士尼維斯（John Livingston Nevius, 1829-1893），他在 1890 年應韓國教會之邀訪問朝鮮半島，為韓國教會樹立名為「尼維斯傳教法（네비우스 선교정책）」的傳教方針，大大推進朝鮮末期基督教傳教事業。陳尚勝教授在「唐代登州港口與東亞貿易體系演變」一講中，則明確指出唐朝與新羅間人口販賣的問題，新羅將軍張保皋為此歸國請兵，「遍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，願得鎮青海，使賊不得掠人西去。」（杜牧《樊川文集·張保皋鄭年傳》），足見東亞在山東半島上的頻繁交流及其衍生的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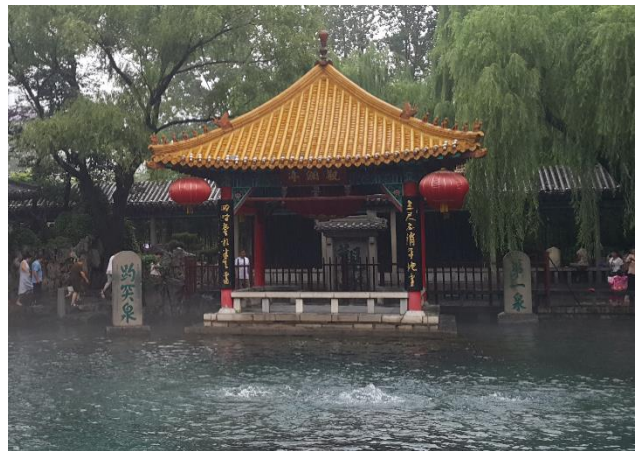


田野考察方面，更隱藏諸多與朝鮮使臣直接、間接有關的蛛絲馬跡。如朝鮮成宗 19 年（1488），朝鮮前期文人崔溥（최보, 1454-1504）於濟州島乘船返回羅州奔喪途中，遭遇風浪而漂流至浙江，在中國官員護送下由杭州沿京杭大運河行水路至北京，對當時繁華的臨清有如下介紹：「（臨清）在兩京要衝、商旅輻輳之地。其城中及城外數十里間，樓台之密、市肆之盛、貨財之富、船泊

之集，雖不及蘇杭，亦甲於山東，名於天下矣。」（《錦南先生漂海錄》卷二，三月十四日條）此一紀錄，正可與中國文獻中對臨清的紀錄互為參照。又泰山摩崖石刻上，儘管如張岱《瑯嬛文集》〈岱志〉所云：「山中兩可恨者，乞丐其一，而又有進香姓氏，各立小碑，或刻之崖石，如「萬代瞻仰」、「萬古流芳」等字，處處可厭。」以及近來為發展觀光而特出唐開元年間的〈記泰山銘〉，造成銘文旁幾處石刻遭受破壞，我仍發現一位與朝鮮文人交流甚密，其金石學成就亦影響朝鮮甚深的阮元石刻。考《阮元年譜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年），阮元於乾隆五十九年（甲寅，1794）出試泰安，登泰頂，謁碧霞元君廟，後亦於濟南停留訪碑。阮元與朝鮮文人來往，多有互贈書籍、碑帖之事，其於山東訪碑所得，亦不無可能贈予朝鮮文人。今日域外漢學的重要性，自當不言可喻。



研習營結束後，原定前往明末清初朝鮮使臣經山東赴燕時，作為必訪名勝的「華不注山」（今華山）與「趵突泉」，細思朝鮮使臣於大明政權日落西山、清軍屢犯邊防的國家存亡之際，如何體驗中國的山川地理與人文風土。殊不知隨著北湖的開挖，華山上的道路與附近民舍皆已被徵收，山東大地上「奇峰突兀」的華山，不久後將真正成為湖中孤峰。至於另一處景點「趵突泉」，儘管在洶湧的人潮中顯得熱鬧非凡，我似乎仍能想見朝鮮正使吳允謙（오윤겸，1559-1636）筆下



，那座「初聞淅曆明珠湧，俄見澄泓一鏡圓。灝氣常凝琪樹裡，清光蕩漾玉欄邊」的趵突泉，一副波光搖曳且煙氣氤氳的醉人美景。他在歌詠趵突泉的〈題曆山書院東趵突泉〉（《楸灘先生集》卷一）詩中繼續說道：「衰年已謝仙區分，此路還纏未了緣。」感嘆自己時當暮年，卻因身負外交重任而不得懈怠的處境。

於我而言，齊魯文化營又何嘗不是「未了之緣」？研習營期間結識諸多海外學友，大大開拓我的研究視野，也令我正視因側重域外漢學而多有偏廢的中國文獻。「此路還纏未了緣」，此番佳緣，必成為我在學術路上永遠的鞭策與奮發的動力。